

采风途中,我看了一部关于吉卜赛人的纪录片《一路平安》,此片导演托尼·加列夫,他本人就出生在阿尔及尔郊区一个吉卜赛人家庭,成年后到了巴黎(据说是为了逃避婚约)加入了一个戏剧社,后经由表演艺术家米歇尔·西蒙的帮助进入电影业。整部片子,没有故事,没有具体的情节推动,只是欢乐地行走与歌舞。

看完《一路平安》,最强烈的感受就是片子里挥发着一股感性以及勃发、涌动的生命力。我猜测,托尼·加列夫在拍摄这部纪录片之前,一定熟读了十九世纪英国学者乔治·博罗的《拉文格罗》——一本有关于吉卜赛迁徙繁衍的文化巨作。在这本著作发表之前,乔治·博罗出版的几本自传体小说,也极富吉卜赛风味,不只是放逐与动荡,文本本身也极富探索精神。在《拉文格罗》中,乔治·博罗叙述吉卜赛人(也称罗姆人)从印度启程,徒步行旅了1000年,穿过中东、途经拜占庭帝国,而后抵达巴尔干地区和欧洲大陆,仿佛一场无休止的西行记。吉卜赛人的自由天性,那些驱逐与诅咒以及忍受苦痛的能力,还有特殊的谋生手段——打铁、算命、卖艺、驭马、杂耍、欺骗、交易、马戏表演等等——都在纪录片中纷

一路平安

钟立风



纷呈现。从加拉斯邦的金色沙滩、尼罗河畔的石头城堡、君士坦丁堡的雾码头,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肃杀冬日,一直到法国贫民区域的小酒馆,再到迷人的安达卢西亚村庄……这段千年迁徙,这个神秘族群,就像是被人遗忘了一场绚丽多姿、生生不息的梦。生命悲欢,如同吉卜赛人手中之乐器,以即兴的方式进入了生命的明与暗。

观赏过程中,有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甚至还跑到我采风途中的梦里重演过几回:是一位扬琴手和一位小提琴歌者的合作。河边一棵大树下,扬琴手敲打出来的音调似夜间流水,这时间之河,好似从遥远的未来流经到此刻……这灵与肉的颤动,即使是造物主,恐怕也听着惊艳吧。小提琴手呢,是个可爱落魄的绅士模样,在与扬琴手的合奏中,他的拉奏技法,简直就是个变戏法的人,他演奏着、演奏着,忽而放下琴弓(可是音乐并未停下,反而变得更加悠远而动人),从小提琴共鸣箱的小孔里试探性地拉出一根“看不见的”丝弦——似乎在牵引出一幕幕天地情事——一个灵动又奇妙的音符四处蔓延。这些迷人的音乐动机,就像是造物主遗弃他们后又悄然留给他们的一些生之奥秘之希望——一路平安!

乡愁相对论

黄昱宁

这样看起来有点狗血的情节,到了托宾笔下,成了艾丽丝与托尼以及站在他背后的大家庭的一场短剧。艾丽丝在《长岛》的第51页,就宣告她要告别长岛,回到阔别已久的爱尔兰。我们马上可以联想,在《布鲁克林》的最后一章里,新婚的艾丽丝也曾从长岛的另一头布鲁克林,回到同一座小镇恩尼斯科西。她在那里收获了青梅竹马的吉姆的爱。在《布鲁克林》的结尾,艾丽丝还是决定回到布鲁克林,她甚至没有勇气告诉吉姆,只敢在火车上想象他的眼神里透着“无可言喻的悲哀”。在《长岛》中,几乎同样的旅程耗去了255页,直至全书终结。我们会发现,《长岛》中真正的舞台是恩尼斯科西,关于长岛生活的回忆如同斑驳的阳光洒落在恩尼斯科西的一草一木上。只有像托宾这样的作家,才敢把一个相似的故事讲两遍,却仍然可以在第二遍里打磨出新的光泽。

至此,托宾通过两部长篇小说勾勒出了一个狭

长的三角,恩尼斯科西是遥远的顶角,布鲁克林与长岛之间的连线是狭窄的底边。三个端点上的人物相对静止,而艾丽丝是在三条边上盘桓、移动的变量。用托宾本人的讲法,二十五年前,对于艾丽丝而言,外面的世界“更像是虚构的”,唯有她离开的爱尔兰小镇才是真实的,“而那个小镇此时已在大西洋的另一边”。

我们也许可以把这句话倒过来说:小镇的所谓真实性,是否唯有在遥不可及及时才坚不可摧?艾丽丝两次面临现实困境,为什么一定要回到恩尼斯科西?如果小镇真

繁花盛开的巴黎四月,阳光穿透新叶,投下斑驳的光影。街心花园的鲜花争奇斗艳,红的似火,黄的如金,紫的神秘,让人感觉到诗情画意。巴黎国际书展在修缮一新的大皇宫雄伟的玻璃穹顶下如期而至。书展最后一天晚上的,来自中国的诗人赵丽宏,盛情邀请几个法国朋友一起去巴黎一家著名的粤菜馆聚餐。

进门后,老板热情地用带着浓厚乡音的普通话寒暄着客人。赵老师告诉我们,这次来巴黎,到这家中餐馆来过,觉得菜肴做得好,所以请法国朋友来。出门在外的中国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思念起家乡的味道,这也许就是古人的“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最好的诠释了。点完菜我们正聊着,从外面走进来一位老态龙钟的卖花先生,手捧一大束红色玫瑰,在每一个桌子前停留,非常谦卑地询问客人是否要买花。他的长相一看就是印度人。到我们桌前,他微笑地向我点点头。哦,原来是他!是我多年前认识的那位印度诗人!三十年前,他就在这条马路上的餐厅里卖花了,那时他才二十六岁。此刻,他看着我,目光中流露出一丝不可察觉的羞涩,似乎在问:“你还认识我吗?”我眼前很清晰地浮现出他当年的模样。那时来餐厅卖花,他总是一只手捧着一小把红色玫瑰,另一只手拿着几本薄薄的诗集,用发音奇怪的印式英语,推销他的诗集。记忆中的这位印度青年,中等身材、肤色浅黑,瘦长脸型,褐色鬈

的足够“真实”,她为什么两次都没有留下来?与其说她是去疗伤的,不如说是为了重新出发寻找一个理由,等待一个确认的眼神。二十五年之后,站在故事的开放式结尾的艾丽丝,有没有发现大西洋另一边的长岛,早已构成了更强大更“真实”的羁绊?这也许是某种意义上的“乡愁相对论”——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永恒的地点,我们只是需要感受“乡愁”本身。



梦中神授心有得
(中国画) 庄艺岭

漫漫的人生长途,各种各样的证明将陪伴我们一生,出生证、身份证、毕业证、结业证、上岗证、职称证、资格证、任命证、驾驶证、聘任证、获奖证、优待证、结婚证、退休证等等。我的文件夹里,珍藏着两页三十多年前的手写证明,是两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专门为我所写。

上世纪九十年代,喜欢文字的我在一家政府单位上班,性质是“亦工亦农”,即当时所谓的“背米袋子”干部。邻近乡镇一位朱老师,应属于代课性质,在省级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后来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而转正了,离开学校成为一名乡镇干部。其时,我正从事新闻报道写作,如在国内公开报道“随军慰安妇”、四农民勇救美国“飞虎队”飞行员、毛泽东主席接见过的勤俭持家特等模范晏桃香等等,在各级报刊台发稿,有头条,也有头条整版,获得了一些奖

励,如优秀通讯员,报道一等奖、二等奖等等,也想通过这个办法转正。经打听,出书的朱老师是人事部门以“闲散专业技术人员”的名义转正的,我找到市人事部门,他们说需要两位申报类型相同专业的专家写证明作为其中重要的依据,然后逐级上报审批,并给了我需要填报的表格材料及目录。

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时二十多岁的我,想到了两位资深新闻人。一位是我参加人民日报新闻函授培训时的指导老师赵培蓝,后来才知道她是人民日报原总编李庄的老伴,离休后主动到函授培训中心任学员指导老师,她在我函授学习期间及学习结束后给我写过多封信,并推荐我的稿件在经济日报头版刊发。一位是曾任过湖北日报、长江日

卖花的印度诗人

刘伟丽

发,有点像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的青年主人公贾马尔·马利克。还记得他眼睛闪着光,向我讲述他的经历,他曾在新德里大学上学,读的是理科,但他喜欢写诗。从他滔滔不绝的讲述中,不难感受到他情感的细腻和对生活的热爱。他从印度来到巴黎,找不到工作,不得不以卖花为生。但他仍在写诗,还出了诗集。我那时刚来到巴黎不久,在大学读书时也曾经写过诗。看到这位衣衫破旧、脚上还沾着泥土的印度卖花诗人,我顿生同情,毫不犹豫地掏出十法郎,买了他那本手掌般大小的诗集。他说他的诗集只卖七法郎,要找我三法郎。我说不用了,他笑着送了我五朵玫瑰表示感谢。这些花可能是他诗歌的灵感,也可能是他对未来的憧憬。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眼前这位身材略驼的卖花人已经老态毕露,黝黑的脸庞虚胖浮肿,突出的眼球好似患了格雷夫斯病,曾经闪亮的眼神也已经黯淡,仿佛被生活的重压蒙上了一层灰。此刻,他的手中只有鲜花,没有诗集。我的眼神和他的交流只是一个瞬间,我想掏钱买他的玫瑰,也想把同桌的中国诗人赵丽宏介绍给他,他却突然转身匆匆离开。

我把印度卖花人的故事告诉赵

去年秋,在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巴金图书馆对外开放了。高兴之余,我想起三十年前巴老为祝贺上海图书馆新馆开馆送了一份“厚礼”。

1996年3月,巴老想再看看将要捐给“上图”新馆的书。我把1900年出版的羊皮封面果戈理的《死魂灵》摆放到桌上。他还看了法文版卢梭的《忏悔录》,这本书的扉页有梁宗岱给邵洵美的亲笔题记:“洵美由英归国,道经巴黎,以此持赠,并藉以寄我火热的相思于祖国也。宗岱,一九二六,五·二一。”巴老望着梁宗岱早年的手迹回忆道:“他俩我都熟悉。1935年,我在日本时梁宗岱夫妇来看我。”这批次中,数1888年版的但丁《神曲》“年龄”最长。我见书封上但丁头像仍金光闪闪。那天,巴老对《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十卷本)爱不释手,让我翻给他看。这套书的黑羊皮封面嵌着金属浮雕。“这是在北京旧书店购得,当时就花了八百多元买的。”巴老说。两天后,“上图”领导前来交接时,巴老说:“我是一个中国作家,应该为我们国家的图书馆作点贡献,我喜欢书,也收集了许多,在有生之年要将它们一批批清理出来,陆续捐给国家。”这些让家人带到病房的书是巴老亲自与它们“告别”的,家

丽宏,赵丽宏说,应该买他的花,问问他,是不是还在写诗。但是餐厅里已经看不见他的身影。

他还在写诗吗?我不知道。可惜,他没有机会参加这几天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和巴黎大皇宫举办的诗歌盛会,在那些洋溢着诗情的人群中,他的目光是不是还会发出光亮?也许,生活的迷茫和焦虑已经让他失去写诗的心情。但是,谁知道呢?夜深时,卖花的印度诗人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简陋的住所,在昏黄的台灯下,他或许还会拿出磨损的纸笔,记录下白昼里曾盘旋在心头的诗句。在生活中的挣扎,在喧闹中的郁闷,命运的沧桑,也许会化成诗句,抒发他心里的忧伤和无奈。而那些没有在生活中消失的鲜花和微笑,也许还会触动他心中的那根缪斯的琴弦。他的诗也许无人问津,如同他无法卖出去的花朵,在寂静的角落里慢慢枯萎……

前两天的中法诗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也来了。此时,不禁想起阿多尼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没有诗歌的生活不过是各种形式的死亡。”我想,诗歌是一种希望,是我们心中的那束光。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人都渴望拥有尊严、幸福和有希望的未来,人人都有写诗的自由。过几天如有机会,我还想从那个印度诗人手中买几朵花,我还会问他一句:是否可以买到你的诗集?

2025年4月22日写于巴黎

里还有几千册书等着“上图”去接收呢。12月19日,“上图”新馆托我把签到簿给第一位“荣誉读者”——巴老签名。巴老边签边说:“你把小林带来的那套书也送去吧。”我忙从柜子里取出1917年为纪念德国小说家斯托姆诞辰百年出版的德文版《斯托姆全集》(四卷本),时过八

十年,完好无损。

翌年5月6日,我随巴老坐面包车来到“上图”新馆。我们先到近代文献阅览室、地方文献阅览室、金石书画室,最后我们来到名人手稿室,里面摆放着现当代名人的手稿及珍稀文献,其中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茅盾等前辈的墨迹。只听到有人说:“看、巴老手稿。”我顺势望去,见玻璃柜里陈列着巴老的中篇小说《第四病室》及《随想录》(第一卷)、《李大海》等手稿及各种版本书。我站在《第四病室》书稿前,见整部书稿用毛笔书写,稿子上涂抹改动处极多,甚至有些难以识读,可以想象是创作时苦思冥想、字斟句酌留下的认真打磨的印痕。看得出,他要把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呈献给读者,他愿把自己积累一生的藏书及文献捐给国家,让更多的读者享用。我想,“上图”新馆把巴老作为第一位“荣誉读者”真是实至名归。

荣誉读者

陆正伟

两份手写证明

春晖

报、新华社湖北分社社长的雷行,他曾在晋察冀日报工作过,发表过《血海深仇狼牙山》《张瑞合作社》等名作。我因为采访联系过雷老的老伴周瑞珍编辑,到赵雷老家。赵雷两位老人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参加革命工作的“老革命”、离休干部,得知我需要新闻专家出具证明后,没有丝毫犹豫就给我写了。赵老写道:“我是他人民日报新闻函授培训班的指导老师,他学习努力,作业认真,有一定的写作水平,他是很有培养前途的,相信他继续走下去,一定会成为新闻战线上一名很有战斗力的新兵。”雷老写道:“他从从事宣传工作以来,钻研新闻写作知识,深入乡镇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稿件多次被省内外报刊采用,起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推进了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经过锻炼,他在写作水平上有很大提高,他的文章通畅,也较生动,非常注重真实性,他已具备一个称职的新闻宣传工作人员的条件。”

后来我的转正,经历了一点波折,两页证明没有起到“证明”应有的作用。尽管没有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愧对了对两位老人的期望和关爱,但两位老人给我写的证明一直珍藏着,新闻报道写作经历也对我后来的工作、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今,雷老、赵老分别以101岁、99岁高龄先后离开了我们,这两页珍贵证明,时不时打开看看,与两位老人见面时的情形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给我力量,催我奋进。

十日谈

人生的“证”明

责编:华心怡

对我来说,我的痛点之一,就是考证。请看明日专栏。



夜光杯

扬州时尚

沈宪

入瘦西湖景区,有一滴水混入大江之感,无需辨别什么方向,只要前行。对穿着古代仕女服装的人会看一眼,“人面桃花相映红”,就会忘记人流中被簇拥着前行的不快。前些时日在江南古镇,看到有姑娘穿古代仕女服装,而今天不少中老年女性也穿着古代仕女服装。她们也有爱美的天性和权利,也有用手机记录装扮古代仕女的渴望。幸福地欣赏她们,形象生动,她们在赶人生最后一班“时尚列车”。满目红色桃花,这是多数人从没有过的视觉体验。向前行去,看瘦西湖的莲花桥。中国最古老桥是赵州桥,最壮美桥是卢沟桥,最秀美桥是瘦西湖莲花桥。

听迷人心魂的扬州语音,看瘦西湖畔人面桃花相映红,走古城喧哗幽深老街,吃正宗道地清清爽爽扬州菜。迈开双腿,去看扬州波光潋滟,浸泡花海美人丛中,是时尚。